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姐妹校國際交換交流學生心得報告
International Inbound Exchange Student Report

姓名 Name	胡访华	國籍 Nationality	中国
學號 School No	W10775605		
交換系所 Host Department	艺创系		
原學校 Home University	北京交通大学		
原系所 Home Department	建筑与艺术学院		
交換交流期間 Exchange Period	自 From _2019_年 year / __2__月 month 至 To _2019_年 year / __6__月 month		
<p>2019年2月13日，伴随着浓浓的年味儿，和家人其乐融融的团聚气氛都还洋溢着，我便怀着期待、不舍的心情登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我记得，初十的厦门，街道两旁还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高崎机场亦是飞往各地的游子，有的奔赴前程，有的赶往前线，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则是刚和子女分别，归家的父母。一路上，每个人背负的父母的期许，踏上的是自己的追梦之路。而我，因为迷茫，来到了这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p> <p>常听人这样形容东华：好山、好水、好无聊。这可能也是我选择东华很重要的原因吧。身处一个自然环境优美，校园土地辽阔的环境之中，我可以安静的和自己对话，和自然对话。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唯独机车的轰鸣声，让我感到厌烦。来到东华后，我只选择了两门课程：艺术陪伴与终身学习、艺术与地方创生。我在对这两门并没有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做的决定。但是通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我感谢当初自己没有放弃它们，感谢老师们一路上的风雨同舟。</p> <p>在罗美兰的艺术陪伴这门课中，老师送给我们三样十分宝贵的礼物：美感、创意、思维。也像我们共构的这本书一样：A-R-T行动研究—培育艺术创客。融入 artist、reasercher、teacher 三位一体，是我们这次课程新的一个创客概念，罗老师通过这门课，为我们三位同学量身定做，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当前待解决之任务，真正的在课堂上帮助学生，来一步步实现计划，解决困难。罗老师也是一个十分乐于分享的人，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艺术道路上的收获和成就，也通过艺术的陪伴让她在求学和执教中，不断的保持着活力和动力，也把这样的正能量在这堂课中带给我们，激励着我们。同时也希望艺术陪伴每一个人走过困境，走向光明。因为这门课是第一次开，我们也算是这门课的第一届学生，十分推荐选择这门课，尤其是本校生，虽然是为硕班开的课，但是同时很适合大学生来选修，要真的选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课，而不是所谓轻松、好过的课。</p>			



(师生合作共构的书籍)

就在课程之外，因为罗老师的关系，意外的认识到了，台湾蓝染工艺大师—马芬妹老师。马老师一生都致力于染蓝事业，从自己种植蓝草开始，都是亲力亲为。因为这是纯天然的制作过程，周期十分漫长，需要很耐心和有毅力。但是马老师，坚持了几十年，对于艺术造诣的追求，对于工艺传承的担当，对于自然造物的敬畏，让我看到了一位匠人的匠心，令人感佩！马老师也常常亲自驱车，到我们游览一些观光客之外的美景，都十分的具有历史厚度和艺术美感。也在蝴蝶农村两位主人对于有机农村的坚持和对于下一代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也深深震撼到我。在感受自然造物之神奇的同时，亲自感受了一次蓝染的制作工艺，看着自己的蓝染作品，满满的成就感和欣慰感。这是来自大地母亲的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也十分感激这样的艺术之旅，也是一种缘分使然。



接下来应该就是让我最劳心劳力的一堂课，地方创生。地方创生是一个很大又很小的概念。一个地方需要创生，自然也是出现许多的问题：人口外流、老龄化严重、没有产业支柱，社会隔离等等。以学校为圆点，放射性的对几个社区和议题进行艺术的地方创生。同时，结合断层艺术节策展人的艺术创作历程与策展经验，以当代艺术中的录像作为媒介，先阅读志学平和聚落，并以此聚落既存的文化与社会纹理，发展出每个人的录像作品，并且透过创作历程，不断的逼问我们自己：我在哪里？我真的知道我在哪里吗？

我针对吴全社区做了一个录像作品，叫：吴全，请回答。

此作品我們主要想表達出吳全這個地方現今的風貌，與過去繁華一時的榮景，雖說眼下吳全社區內已物過境遷，清代開墾與日據時期的痕跡早已不付存在，在花蓮溪河岸尚未退去之前，船隻可以到達吳全，曾經的吳全如魚得水，現在的吳全猶如擱淺的魚；水曾經給吳全帶來了價值、活力、生機，隨著水路的退去，吳全慢慢地被歷史拋棄，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心跳，就像現在坐落在這片土地上的公墓和養老院，就像乾扁的稻穗、和淤灘的駁船，但從老一輩居民的口中和文獻的爬梳，依稀可以建構出一個過去的吳全；再藉由影片的呈現更清楚的讓他人了解這個緊鄰東華大學的社區它的始末，由於吳全境內碩果僅存的歷史建物非常稀少，也甚難挖掘，故此影片的主軸會以吳全社區目前呈現出來的傳統農村景象為主，重走古河道和過去的歷史建築，穿插旁白與當地居民訪談的口語和一些過去的照片，形成一個對比但又能在腦海中想像出過去吳全的模樣，再藉由影像特效的處理形成一種不在場的對象的視覺想像，影像中不會有演員或特定安排的人物互動，但吳全的場景和過去的老照片能說出更多的故事，拍攝者藉由探詢吳全曾經繁榮的景象對比現在的落寞，與吳全的血脈融為一體，感受它的一草一木觸摸它的一磚一瓦，讓往後來到或途經的人們能夠對吳全有無限的遐想，與更深一層的認知。

吳全最早的歷史可追溯到清道光年間，吳全和好友吳玉伯率領兩千多人從噶瑪蘭來吳全開

墾，是花蓮北部部落，為了防止原們就地取材用溪城池，並開始耕不服與不堪番死，其他住民也就此荒廢，遺留池也因日後的開唯一一座深約 40 國 88 年因危險而



最早的漢人聚住民的騷擾，他邊的鵝卵石興建地；後來因水土害，吳全過勞而相繼離去，城池下來的古道和城發而消失無蹤，尺的古井也在民填平。

直到日治時期 1899 年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進入壽豐一帶，開始樟腦和甘蔗等產業，並開始生產紅糖運銷日本，這也是花蓮製糖業的開端，花蓮的光復糖廠是日後才設立的，1910 年臺東拓殖株式會社接手賀田組的產業，1915 年再與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成為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也因此這裡有了花蓮第一個日本移民村，並在 1940 年設立開拓記念碑紀念吳全及賀田金三郎在吳全開墾的偉業，並於 2012 年被列為縣定古蹟；但在太平洋戰爭轟炸後壽豐的糖廠幾乎毀壞殆盡；到了民國 67 年因人口不斷流失，吳全村併入平和村當中。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我从一个陌生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场域，进行一次完全陌生题材的创作，经历未知，迷茫，无助，失落后的大换血，才有了这部片子。我对于吴全的恐惧，就像一种挟持，强迫，带着这样的敬畏之心，一次次的踏进这片场域。慢慢地，我和它有了共识，达成和解。

从地狱出发一定会到达天堂吗？我不知道……

在东华的这几个月，我和这里的一草一木的相处的不错，和市区的各大专柜也都混的不错。没办法，我是喜欢喧嚣又享受孤独的双子座，东华深得我心。本不想说很多伤感的话，但是数着时间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最大的转变就是心态。当我真的享受我和东华之间的相处和对话的时候，我便要离开。

我很喜欢喷香水，总觉得我和我的物件有所牵连，它和我用一种嗅觉的方式在对话。我现在开始慢慢喜欢东华，闻着东华的空气，躺在草坪感受山川之美，大地之广，我的离开，也带不走它的香气。

